



中說卷第四

周公篇

阮逸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

攝政誅管蔡曲而當也代

武王答伯禽私而恕也

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

曲而當於

理窮矣私而恕於性盡矣理則性性則天天則命此所以為聖也

子曰聖人

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

潛寢省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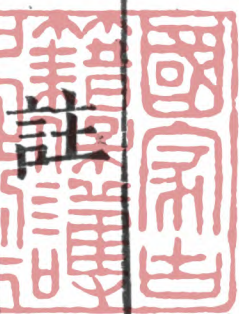
亶亶焉若

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

亶亶循環

不絕貌顯諸仁則民從之藏諸用則民不知

溫彥博問嵇康阮籍



何人也嵇康字叔夜山濤學之自代康絕交其介局如此阮籍字嗣宗居喪用琴

酒且曰禮豈謂我輩設其放曠如此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

窮也談名理不窮其變或失於介或失於放曰何謂也子曰道

不足而器有餘道不通則介故不足器不執則放故曰有餘曰敢

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可以變則變執方之謂

器可以方則方曰劉靈何人也劉靈字伯倫性淡

樂常携壺使人荷鍾子曰古之閉關人也閉關

喻藏身也此世人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

可乎一身可忘也天下不可兼忘曰退足乎曰足則吾不

知也靈亦放而巳非中道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

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

陳守叔達也薛生收也夫子謂文中子薛生曰此以言化行令示法

彼以心化行道感入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行思

其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

德二子同志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

人也田疇字子恭幽州牧劉虞使疇奉使于天子及趙虞為公孫瓚所害疇哭虞墓

而去魏相欲封壽時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

不受此節義人也漢高祖廟奏武德舞

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狀于戈勤勞決取以

經營天謂昭德之舞閑而恭其和神定氣綏

天下乎漢文帝廟奏昭德舞狀太原府君曰

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恭而守之吾不知

其變也凡帝道有成之者有守之者噫武德

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功立一時而已

世且武之未盡善又矣其時乎其時乎湯武

一時之功周行子謂史談善述九流司馬談

故曰史談九流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

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黃家八雜家九農

家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

之言哉逸謂九流異道猶五方殊俗在致治

歸於儒矣長者言殊道無不容無不通也不

廢則容之有弊則排之非真儒通變不能極

此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何常之有執其

方天下無善教偏執一隅故曰存乎其人謂人

真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無圓

執張機發必中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九疇

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皇極居九數之中

當主位也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

道亂大經崔浩字伯淵好星曆及真君長生之術蓋迫小不知通儒之道程

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子曰變風也豳今為邠周始興之

地也變風自鄆至王黍離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

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聽流言之誚非正風也成王

終疑則風遂變矣儻金滕未雨則終疑周公非周公至誠

孰能卒之哉乎發乎禮義是卒正之也元曰豳居

變風之末何也刪詩何以豳在列國之後子曰夷王已下

變風不復正矣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周始衰微國風遂變不復雅正矣

夫子蓋傷之者也傷周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

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周已變而以豳正之

者周公也歌豳曰周之本也七月陳王業后稷公劉之本嗚呼

非周公孰知其艱哉王業難變而克正危而克

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

哉

周公之詩不繫周而繫幽者正其本存乎遠也

子曰齊桓尊王室

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

管仲字夷吾齊桓公伯諸侯仲之力也故

曰知符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

秦前

符堅得天下三分之二故曰或曰符秦逆

東

中原靜也亦其相王猛之力

晉不能命

在而堅僭

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

方伯使征

號是逆

庭不符秦何逆

昔周制

至公之命

若策命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是至公也

故齊桓管仲

不得而背也

上順

晉制至私之命

惠帝已後賄賂大行

天下謂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

晉東遷中國無主秦

乃抗

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

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

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符秦何逆三十餘

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

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

見王猛功業知

秦有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

觀孝文治具知

魏有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

都洛邑太

原府君曰温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

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

也温子昇字鵬舉掌魏國文翰性似靜而實深險其後與元瑾謀逆坐誅永安莊帝年

號也時魏國大子讀三祖上事曰勤哉讀魏書也

而不補也見同州府君勤三事跡也無謂魏周無人吾家

適不用爾魏帝寶炬入關依宇文子之家廟

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

穆公虬自宋奔魏自是廟座向東南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

此始矣煬帝大業八年征遼二百萬眾並陷

下遂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益讚于禹曰

遠弗屈禹乃班師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

事漢宣帝使趙充國擊匈奴魏相諫曰臣聞

天道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

若之何利已曰曰義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

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

何樂賈瓊曰樂閑居退子曰靜以思道可矣

世德堂刊

王孝逸曰樂聞過益思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

敬曰樂逢善人賢好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

遊於館陶魏有館陶縣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

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

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

疇屬布衣也道兼天地劉炫見子談六經唱

其端終日不竭炫字伯光開皇中表乞興學

著五經正名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

二卷行于世

同不可不述也註傳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

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百慮而

一致此尼父之學也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

其道難矣哉難入尼父凌敬問禮樂之本子

曰無邪禮樂本乎情情無邪則貌凌敬退子

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為問賢其學子曰大風

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漢高祖歌云安得

不忘武備而秋風樂極衰來其悔志之萌乎

心在雜霸也

漢武歌云歡樂極兮哀情多此梅悟前過志形哀痛之詔也子曰詩書盛

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秦不用詩書故虛玄長而

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老莊存太古之教非通時之典晉賢蕩焉

故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釋氏本空寂之

法非化俗之原梁主惑焉故亡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

行聖人非不知太古之朴空寂之性然而應物致理必有制焉晉賢蕩梁主惑非立人之制也故

或問佛子曰聖人也聖人之寂滅者曰其

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西方化外可行非中國禮義之俗可習

中國則泥泥猶溺也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

以之胡古之道也越舟而不車胡髮而或問

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

深乎儉事跡未見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父之友

子遊太樂樂署聞龍舟五更之曲煬帝將遊江都宮作北曲

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紂作靡靡之音也作之

邦國焉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盍官乎官義仕

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言隋仕人皆捨道子曰誠哉

信有或問荀或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

何如或死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

二仁焉或字文若佐魏祖有大功或謂魏祖

安國也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魏祖聞之

不悅或飲藥而死或從子攸字公達魏國初

建參謀帷幄舉事慎密雖子弟不能知魏祖

常稱曰苟令君之仁苟軍師之智又曰令君

舉善不進不休軍師去惡不去不止然或初

仕漢漢亡則死攸獨仕魏魏存則生明道救

時皆謂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

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

則不言而信心至誠雖未言人鎮之以靜則

不行而謹性復靜雖未惟有道者能之有儒

能如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為衣冠裳履何

樸而非便也樸虛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

有深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

也衣裳襜如衣下曰裳劔珮鏘如帶劔示威

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威重有節則故曰儼

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

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寘猿於木也禮

使人別禽獸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

其道也責素不以禮引人董常歌鄙栢舟言仁不遇也衛頃公

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卒子聞之曰天實

為之謂之何哉此北門篇也刺在不得志場帝任羣小仁人憂之言董常

不遇者邳公好古物蘇威封邳國公鍾鼎什物珪璽

錢具必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聚淳

性今之好古者聚財聚珍異之器子謂仲長子光

曰山林可居乎子光註曰會逢其適也焉知

其可會當其意有所適則居子曰達人哉隱

居放言也任意所適達也適在山子光退謂

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

之變極平道為至人死生不變薛收問隱子

曰至人天隱藏其天真其次地隱僻地山林高身全節

其次名隱名混朝市子謂姚義能交結或曰

簡簡子曰所以為能也或曰廣廣泛子

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為能也有擇子謂晁

厯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晁厯說文帝曰五口之家

服作者不過三人能耕者不過百畝古者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此井田之制也文帝不能

行故漢致治不及三代文賈瓊問續書之義中子惜其有復古之心焉

子曰天子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制命也秦改命

為制漢曰詔詔令也秦改令曰志志謂帝王

因之曰策策慮之大臣之義載于道而未形乎

業者有七曰命命爵曰訓訓師曰對對奏曰讚讚襄曰

議評曰誠誠監曰諫諫箴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

恢乎其無所不容恢恢如其有大制制天下

而不割乎子曰大制不割其上湛然其下恬

然湛恬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

天下正之九舉一事必千變萬化吾常守中

焉吾常假帝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

通乎此之謂帝制矣言二帝之典三王之誥

文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

世德堂刊

憫人思及時而動乎

業業畏天孜孜憫人易者天人以時而動也

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

知難子

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

乾乾勤學不難視之不

藏我思不遠

又舉詩勉之使勤學易比載馳篇云也言汝不思善道則已在

我思之

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

可也

姑存此聘禮即可非得聘賢之實也歌于髦而遣之

美臣子

既而曰玉帛云乎哉

果求賢不子謂

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

也

欲速不達玄齡問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

力乎

量力子謂姚義可與友父要不忘賈瓊

可與行事臨難不變

相友貴久薛收可與事

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處介如也

事君貴正出處

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為也

賈誼曰小智

我好奇尚恠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理使

薛宏請見六經

薛宏未見子不出門人

惑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隱

言宏非好

古者子有内弟之喪内表不飲酒食肉郡人非

之非其子曰吾不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國

詩卒章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言我自不忍而然鄭和

未諳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彼謂文中子公何重

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

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

如舊理遣也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

曰弼也戾焉得男勇於義曰勇勇於力曰戾李密問英雄

子曰自知者英自知故自勝者雄自勝故問

勇子曰必也義乎凡勇不得其宜皆勃戾爾賈瓊曰甚矣

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

天將知之况人乎孟子曰盡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言聖人知天

則天亦知聖人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

或墜也子曰爾將為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

待明王出當自求行之揚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

於立身言爾父不陷不義則爾身可立矣問忠子曰孝立則

忠遂矣

揚素賢則
隋不亂

中說卷第四

中說卷第五

問易篇

阮

逸

註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巳况吾儕

乎

聖人終身立易中劉炫但熟
易之文而不知易在身也

炫曰吾談之

於朝無我敵者

但談易文
自謂無敵

子不荅退謂門人

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所謂魏
易在身

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

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

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

吾何疑憂疑出乎情爾情者性之欲也聖人

為憂也聖人性無疑而人以為疑者以天下之情為疑也故聖人應物以迹復性以心義

終下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前云有憂

憂疑是子曰徵所問者迹也舉天下物情之

迹曰吾告汝者心也以一性之本合心迹之判

久矣判分也自周公已來心迹分故曰久矣

夫堯禪舜舜禪禹以心言之則一也其所以禪之者迹也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堯舜之心言之亦一也其所以伐之者迹也周公

仲尼之心與堯舜湯武同也而迹不應乎天下蓋時異耳使周孔居禪之時則舜禹也居伐之時則湯武也文中子不吾獨得不二言

乎言周公仲尼於常曰心迹固殊乎疑二言

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彼觀我則心迹固殊

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適造謂我適至於道

與迹果各云當而已矣當謂惟義所在不必

則行時止則則夫二未違一也言則二道則

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李播聞而歎曰

後則二而其不違時一也

大哉乎一也李播亦門人未見傳天下皆歸焉而不覺

也聖人之道常存於天下然文中子出非其時故天下生民不覺也孟子稱伊尹曰天之生民使先知覺後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

知使先覺覺後覺

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志

以成道言以宣志道出乎志也雖未詔天詔下而其言已宣故曰志

其見王者之志乎詔行天下則志可見矣其恤人也周

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

恤人故皆應悉用故不改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

詔天下乎言詔如是之大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續

有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憫世病不

私諱勞而不倦勞心問賢其惟策乎若漢武帝策董

仲子曰續書之有命遂矣天爵人爵皆為命也遂者言非止君

命抑亦天命之耳其有君臣經略當其地乎命其地必有經

略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

之乎言命之所歸不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

經略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

如此

作天命乎

天下懸於已故

文中子曰事者

續書

有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

事由

師謀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

身受天下之訓

言不惟師也天下之人有善皆可從

得天下之

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

民間之事君皆行焉民亦不知其君得善之由

文中子曰廣仁益智

莫善於問

續書

乘事演道莫善於對

續書非

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

取類無不經乎

經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

晁

對策云三王臣主俱賢合謀相輔莫不本於人情也董仲舒對策曰春秋王道之端傳之

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

王之所為也公孫弘對策云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治之

大用也此三對皆洋洋然得王道大綱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

其美而匡其失也

續書所以進善不暇天下

有不安哉

言無不安

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

續書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

有議

世惠堂刊

卷之三

日

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

合宮總章皆明堂異名也

當衢為室以採民言也管子曰堯開衢室聽於民也

大哉乎并天下之

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為哉恭已南

面而已

言黃帝堯舜得天下謀議為理

子曰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

所以有誠也

續書有誠

切而不指

切至指訐

勤而不怨

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誠乎

勤奉委曲以禮誠之

曰改過不悛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

能無過從諫而已矣

續書有諫

故忠臣之事君也

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

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

不差

取泰

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

言遂事亦可諫

文中

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

紛不一

吾視惠

懷傷之

惠帝政由賈后為趙王倫所篡懷帝蒙塵於平陽為劉聰所害

捨三

國將安取志乎

三國各有平天下之志此又明續書有志

三國何

其孜孜多虞乎

雖有志而無制

吾視桓靈傷之

漢桓帝諱

志梁翼執政權傾天下靈帝捨兩漢將安取

諱宏黃巾賊起董卓作亂

制乎此又明續書有制也子謂太和之政近

雅矣太和後魏孝文帝年號也都一明中國

之有法中國久無定主孝文立二十餘年造

萬伐江南其後宣武孝明皆能惜也不得行

修太和之政是中國之法也

穆公之道穆公虬子之祖自江南來奔太和

幾孝文崩虬亦卒程元曰三教何如儒老子

惜其道未及行也

曰政惡多門久矣教不一則曰廢之何如子

曰非爾所及也聖賢出則異端自真君建德

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真君後魏

也時崇道教毀佛法建德後周武帝年號也

毀釋老二教隋公輔政時更興之是暫廢而

愈盛若波子讀洪範讜議安康獻公撰曰三

瀾風燎爾

教於是乎可一矣洪範五皇極者義貴中道

育焉人者天地萬物中和之程元魏徵進曰

物也教雖三而人則一矣

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易曰通其變賈瓊習

書至郅惲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

世德堂刊

別郵憚王莽時上書曰漢祚久長神器有命不可虛受上天垂戒欲悟陛下宜即臣位
莽怒脅憚令稱病憚罵曰所言皆天命也非狂人造焉莽終不敢害事者謂行事之迹也
命者謂事應天命者也志者謂志蘊於心也制者謂志行於禮義者也
 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道兼天下節守一身
 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疑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

義發中不能濟也事與志發乎中命與制形於外子曰達制

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為乎其得變化之心

乎已形於外則心可知矣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

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發於中則幾可得矣子曰處貧

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無損獲必不驕矜僮僕稱其

恩可以從政矣恩及賤况良民乎交遊稱其信可以

立功矣推而廣于天下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

仁者而好名利者也譏時賈瓊問君子之道子

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詩氓篇卒章也言必

苟不思子見縗經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則已矣

期曰五載矣子法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

喪不可過必俯而就之楚公問用師之道子

曰行之以仁義必也至仁伐不曰若之何決

勝言仁義何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

責其知勝人以力子見耕者必勞之慰見王

人必俛之俛俯僂鄉里不騎不騎雞初鳴則

盥嗽具服內則事父母銅川夫人有病子不

交睫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喜懼

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若史記先黃老記

註興而史道誣矣若裴松之註三國志是故

惡夫異端者述之而薛收曰何為命也子曰

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

彼天時人事稽合曰命此人事也彼天時也

命也故君子修性以合天理所以吉凶曲折

無所逃乎

事有不虞之譽是時與之吉也事有求全之毀是時與之凶也蓋事

與時並非人力獨能致之故委曲折旋無以逃其吉凶矣

非君子孰能知

而畏之乎

知天命畏天命惟君子

非聖人孰能至之哉

盡性以至命惟聖人

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

元命

包易書也

子曰至矣

易者性命之書也知易則至命

賈瓊曰書無

制而有命何也

魏而下續書無制而有命

子曰天下其無

主而有臣乎

漢制以亡獨臣尚能稟命爾

曰兩漢有制志

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邠人乎

漢七主本以憂民而作制

志其軼德於備物乎

漢木德不備尚有志而已

薛收曰帝

制其出王道乎

問漢制出三王之道否乎

子曰不能出也

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

昔之帝者以道若三王是也後之帝者以

名若秦始皇兼帝而稱是也

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

心正其跡譎

邠人之心則正雜霸之跡則譎

其乘秦之弊不

得已而稱之乎

天下已熟秦稱皇帝之名故漢因之不得已而亦稱帝也

政則苟簡

董仲舒曰秦為苟簡之文

豈若唐虞三代之純

懿乎

二帝三王名實稱

是以宮人則可典禮則未

富漢

世之禮未備 薛攸曰純懿遂亡乎疑二帝

道不復 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

安知其無純懿之時乎 子謂李靖智勝仁程

元仁勝智五行之秀有偏故五常之性有勝

然為子謂董常幾於道可使變理幾乎聖道通

變之謂道 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勿與

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勿與小子謂諸葛王

猛功近而德遠矣一時霸其國為功雖近子

在蒲蒲古中都之地 聞遼東之敗大業八年

謂薛收曰城復于隍矣易泰卦上六城復于

賦兔爰之卒章王國詩也桓王失信諸侯皆

凶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俟百姓與

子曰好動者多難場帝小不忍致大災隋文

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易

易也功業見乎變吉凶生乎動變動者聖人

通時之用也無變則功不可大故因二以濟

無動則吉不先見故惟幾故夫卦者智之鄉

也動之序也

又在卦如人居鄉逐

薛生曰智

可獨行乎

言卦為智鄉則

子曰仁以守之

不智

以仁則易

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

不能

失之賊

子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匱者智之功

也

元仁也亨禮也利義也正信也運之以智五常成功

子曰佞以承上

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

危佞人殘人董

常死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

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

董常弱冠而死門人亞聖者也死後

無人助行之子歿吾亦將逝矣

天喪斯文我

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

後唐太宗議禮樂

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

與幾矣

序卦輪衍六十四卦也時行時止

至

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

雜卦

一卦也守則終

子曰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

非相明去就相安也

名由實生實由名顯此

成利此謂相成是未果是有非然後明此謂

相明去不安則就

不安則去此謂相安已

世宗皇帝

上皆因贊賈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常之

易而言也古道備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在方冊

行之可致顏子曰舜何人也文中子曰王澤

竭而諸侯仗義矣續詩所以帝制衰而天下

言利矣續書所以文中子曰強國戰兵惟恃

霸國戰智不戰而屈人王國戰義禁民為非

帝國戰德仁者無敵於天皇國戰無為神武

殺安見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

以智與義則又焉取帝名乎道不抗雖故帝

制没而名實散矣此言名實散則元子曰多

言德之賊也有德則多事生之讎也保生者

薛方士未見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

曰其有不得其死乎責其太剛也若暴必也

言之無罪聞之以誠言逢惡遇邪當諫諭

其或問韋孝寬韋叔裕字孝寬子曰幹矣北

攻雍州孝寬守之不下齊問楊愔楊愔字遵

桓歸憤而崩此幹事而已

宣帝之臣也情於樹反子曰輔矣措以朝章國令為務不幹小事而已故可

稱輔相之器字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右將軍

述之子也煬帝幸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

江都化及弒逆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已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臣陰陽為仁陰為

義此人事所以一天道也化及有賈瓊為吏

無君之心故云守仁義以戒之爾將行子餞之

以事楚公隋三公府皆自署吏將行子餞之

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恭而遠

介就而無諂泄就其身况乎利而諷之無關

其捷况况因所利而諷瓊曰終身誦之子曰

終身行之可也不惟事人也子曰元經其正

名乎正帝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皇始後

帝號也始有中原建天子晉宋之王近於正

體東晉至劉宋中國無真主於是乎未忘中

國晉宋皆舉兵中穆公之志也晉陽穆公作

王之道元經所以帝元齊梁陳之德借斥之

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有代太和之力也後

魏而斥齊梁蓋其志也

孝文太和元年宋蒼梧王元徽子曰改元立

五年也時江南袁替中國始尊

號非古也後文帝始改中其於彼心自作之

乎彼漢以心自改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

重輕王侯如何此荀卿子言也下句子曰彼

有以自守也處士橫議非天下公言自守此

所薛生曰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

乎和帝在位十歲實憲不軌殤帝二歲鄧后

經以振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

也以待其傾耳以聽拭目而視待之故假之

以歲時自殤和綿綿至桓靈桓靈之際帝制

遂亡矣曹操舉兵吳蜀繼作文明之際魏制

其未成乎魏文帝明帝未能太康之始書同

文車同軌晉武太康元年君子曰帝制可作

矣而不克振太康三年劉毅比帝為故永熙

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太康十一年

籍詔輔政改元永熙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

賈后殺駿天下大亂

世德堂刊

也上無王法故君子作賞罰以戒亂文中子

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

春秋元經典而帝制亡矣元經作於續文中

子曰諸侯不貢詩古者列國歌頌皆貢于王

是天子不採風詩之官樂官不達雅古為詩

以合國史不明變國史明平嗚呼斯則久矣

自仲尼歿詩有空詩可以不續乎漢而下風

詩故君子不可不續五卷終

中說卷第六

禮樂篇

阮逸註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正禮樂沿革如其

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王道盛則可以

君子必得公輔崇貴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

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

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亂世道不能濟

正家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

視譜古者氏族家譜所以標門地謹昏姻也
六代孫奚仲居薛此二姓同譜王姓出舜之
後封於劉至漢有王於齊者號王氏此二姓
同譜崔姓帝譽姜嫄之後居崔邑盧姓亦姜
姓之後居盧國此二姓同譜皆古禮不通昏
也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百王稱帝者相
秦始皇始故王孝逸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
曰不帝久矣三代稱王故春秋書王以尊天子稟正朔也
秦漢稱帝則元經書帝以尊中國而明正統
也子曰絜名索實此不可去舉後帝之名者
也中國天子其為帝實失而名存矣實道也
不可去此號

或問謝安子曰簡矣謝安字安石為東晉
破符堅而無喜色終優相處富貴而獨退靜
游東山此簡可見矣問王導子曰敬矣
字茂弘事晉元明成三帝為相每導
進爵必拜元帝山陵此恭可見矣問温嶠子
曰毅人也嶠字太真與王導平王敦蘇峻之
率兵來赴天子留嶠輔政武昌聞國難泣涕
嶠讓王導此果毅可知矣問桓温子曰智近
謀遠鮮不及矣温字子元為晉將軍破李勢
伐不已為慕垂所敗歸而潛賈瓊問羣居之
有篡志此智近謀遠之驗

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外雖同而內必
正內雖異則外

世德堂刊

無傷此中曰可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庸者乎

可也也烏何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

俗夫如此故全也知道可與適道者也不失真可與立者也不殊俗可

與權者也三者備何往不全繁師玄曰敢問稽古之利子

曰執古以御今之有乎今之有利者皆古子有之矣故必稽古子

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孔子曰吾非生而知

之好古敏以求之子曰恭則物服儼然人望而畏之慤則有

成先誠其意平則物化無私於物亦公焉子曰我未見乎

者也多私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為子

曰不可行也行仁必以禮節之或曰禮豈為我輩設

哉阮籍云子不答既而謂薛收曰斯人也旁行

而不流矣旁行一隅不變安知教意哉有若謂

先王之道斯為美也有若孔子弟子文中子曰七制

之主道斯盛矣七制註薛收曰何為其然子

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續書收曰無制而有

訓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

世宗皇帝

命尚正乎

若孝武之制未亡霍光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前漢諸帝也光武之制

未亡桓榮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後漢諸君也

無制而有訓天下其

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

若昌邑王不廢東海

王不讓則必有兵爭起而生民憂也

薛收曰讚其非古乎

有讚

子曰唐虞之際斯為盛大禹臯陶所以順天

休命也

益贊于禹又臯陶曰贊贊襄哉

文中子曰議天子所

以兼采而博聽也

有議唯至公之主為能擇

焉

公朝共議擇善而從文中子曰誠其至矣乎

有誠古

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孟

盤銘云德日新荀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圓則水圓君者孟也孟方則水方勒

於几杖

杖銘云扶危定傾皆戒也

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

誠之功乎

常念日新扶危之誠自無過

薛收曰諫其見忠

臣之心乎

續書有諫

其志直其言危

志直若周昌云口不能言

心知不可是也言危若樊噲云子曰必也直

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是也

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為乎

不迫若賈

誼日今之進言者皆云天下治臣獨以為未是也知命為知其君可諫則諫進退不違天

命狡乎逆上吾不與也狡謂志不直也言不危也非忠順故曰逆

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其

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子言漢武大體

明堂黜百家策賢良雄才大畧此皆天縱也

如汲黯之許方朔之滑稽雖未聽亦能容之矣故賢人攢于朝直言

屬於耳斯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帝業賢人

若仲舒申公枚舉相如嚴樂輩是也此數子

每大臣奏事則皆辨論之是攢于朝屬於耳

也晚年下詔覺用兵之悔封丞相田可不謂

千秋為富民侯是知悔而帝業康也

有志之主乎續書所子曰姚義之辯李靖之

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

文加之以篤固七子各得一長申之以禮樂

可以成人矣既固矣必能成之禮子謂京房

郭璞古之亂常人也京房字君明習災變之

李氏而輒自推律改為京氏郭璞字景純好

陰陽筭術被髮銜刀竟坐誅二子並乖正經

亂人倫者也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

天下無家道矣士冠昏禮二十而冠三十喪

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

亦言士喪祭禮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也又曰祭必自其祖 嗚呼吾末

如之何也已矣傷時廢禮 越公問政子曰恭以

儉楊素驕侈 邳公問政蘇威封邳國 子曰清

以平威以老臣貴位引其子夔預朝 安平公

問政李德林封安平郡公 子曰無鬪人以名德林文學擅名然多

自負見毀于時故 子謂薛收賈瓊曰春秋元

經其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中直微

蓋權行 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

通乎楊素問薛道衡 薛公曰鄉人也並家河東 是其家傳

七世矣家傳儒業 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不逢

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

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若孔子自弗父何嗣厲

公至孔父嘉立殤公至仲尼凡三 越公曰奚

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

久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能叙彝倫矣

世德堂刊

六經續而子出自蒲關自長安出蒲州關吏

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遜我生民也陸逢賢人

子為之宿翌日而行子知其賢意在生民陸

逢送子曰行矣江湖鱣鯨非溝瀆所容也聖

大非羣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何也易

子曰明內而齊外離明故家道正而天下

正治國者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立人之道

是謂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韓愈

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然則道子曰禮

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

喻門南向使人出入而節限內外其得中道乎解上文故能

辯上下定民志上不偏下下不僭上或問君

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易係曰君子不

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即此微章柔文中

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北齊

至高緯二十八年後周自于文覺至介冑公

二十五年日尋干戈雖有名臣豈暇及禮哉

獻公曰安天子失禮則諸侯脩於國諸侯

失禮則大夫脩於家周東遷邦禮喪韓宣子適魯曰周禮在魯矣此

樂之作獻公之志也禮論樂論蓋推程元問

六經之致續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

起於漢高祖止晉武帝續詩以辯六代之俗見上詩修

元經以斷南北之疑晉東遷故南朝推運曆者因以齊梁陳為正統

後魏據中原故北朝推運曆者以北齊周隋為正統於是南北二史夷虜相稱而天下疑

矣元經者所以尊中國故中國無主則讚易正統在晉宋中國有主則正統歸魏周讚易

道以申先師之旨申明十正禮樂以旌後王

之失後王有不合周公制如斯而已矣程元

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天子何處乎居

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言我亦不作亦不

義乖則我再三其好而能樂勤而不厭者乎言

但好學不厭聖與明吾安敢處元子曰

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

士德堂刊

卷

八

不行而至者

老子曰坐進此道書曰行之惟難坐之行之一也而有得因不

得至有不至此言人性

子曰見而存固所

存諸

未若不見而存者也

不待見而心常存

不言而

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

可以禮招

誘可棄而不可慢

棄謂道不同輕譽苟毀好

憎尚怒小人哉

四者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

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

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踈近而不狎類

如也

類如不矜持之貌

子遊汾亭坐鼓琴

君子不

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

釣隱者也傷而和

怨而靜

傷怨和靜乃

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

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四濱也

時亂

隱於野磻

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

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

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

所傳南

存矣而所操者之情則變而不類

子遽捨琴謂則人曰情之

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棹而
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于河擊

磬襄入于海固有之也掌鼗掌磬之官武襄是其名也魯哀公時

禮壞樂崩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文中子撰此操

之夏城絳州有夏城縣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

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

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

一本作泉後知道者蓋默默焉牧者亦隱士也意謂魚鳥

尚得其所知道者何不默而遁子聞之謂薛收曰獨善可矣

斥牧者不有言者誰明道乎既云知道即不可獨善其身必當言

于天下使子不相形不可以貌取人不禱疾無妄之疾勿藥

有不卜非義不疑何卜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

妄福不避死義三者常德也文中子曰記人之善

而忘其過温大雅能之深而弘能容物處貧賤而不

懾魏徵能之直而遂能強立聞過而有喜色程元能

之好禮儉肅慎密學亂世羞富貴竇威能之實田候反

世志亂世羞富貴竇威能之

不出董常能之時知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

之道何其早成也子謂隋文帝時年二十一子曰通

於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言志學於道非務早成

叔達出遇程元寶威於塗因言之程元曰夫

子之成也吾儕慕道久矣未嘗不充欲焉所

道必充其欲遊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

不給者也凡登門者皆充欲詩云寶獲我心蓋天啓

之非積學能致也言早成亦非志學蓋天縱生知爾子聞之

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必須

學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

不立奚為長生苟不仁不孝長生何為甚矣人之無厭

也秦皇漢武無厭妄求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光字子陵少與漢光

武同學除為諫議不就耕於富春山釣於瀨上樊英字季齊明經善推步之術順帝徵不

出隱於壺山此並不子曰古之避言人也避

求名而隱故曰名隱而巳言問東方朔朔字曼倩漢武帝時為郎

沉於俗避子曰人隱者也詭迹混俗不自求別於衆人故曰人

世金馬門世德堂刊

隱子曰自太伯虞仲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

古公長子太伯次虞仲少季歷季歷子昌有聖瑞太伯虞仲知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如荆

吳以讓季歷一云虞仲乃仲雍之孫也君於吳後武王克商封虞仲於周未周知孰是言二

人皆奔之遠地以避賢君故曰避地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

而不適矣因言數人其隱則一而道德相遠或藏名或混俗或讓國皆執一有

迹也惟天隱浩然太虛孰為名孰為俗子曰孰為國惟變所適人不能知是天隱也

遁世無悶其避世之謂乎避世即天隱也生世間治則彰亂則

晦樂則行憂則違適時而已又何非夫無可悶哉此與名隱人隱地隱異矣

無不可不能齊也則不可齊致文中子曰小

雅盡廢而春秋作矣四夷交侵故春秋作以尊中國小化皆

衰而天下非一帝續詩有大化小化亦大小雅之義也及其衰也四夷

僭帝號故元經所以續而作者其衰世之意

曰非一帝乎救世衰故續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叔達

絳郡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絳州夏陳

守令勸吏息役慮其師董常聞之曰吾知夫

子行國矣未嘗虛行也漢置八使行國以觀天下風俗文中子一

布衣出行而郡守賈瓊事楚公因讒而歸以

息役是不虛行也見楚公註子曰瓊汝將閉門却掃歟不知

緘口而內修也古人在緘口杜門却掃者義瓊未達

古人之意焉將謂真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

奇不若宅平而無為運奇一時之用文中子

以為知言言得大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

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此

即謂仲長子光也退宅平無子曰知之者不

如行之者苟不能行行之者不如安之者委

以能不勞聰明安然而事自仲長子光字不

曜重常字履常子曰稱德矣子之叔弟績字

無功子曰字朋友之職也朋友呼而字神人

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績終號無功子自

季弟名靜薛收字之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

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乎可

與友也表德則稱之未有可

稱則誠之蓋益友矣

中說卷第六

中說卷第七

述史篇

阮

逸

註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寫矣故君子沒

稱焉太熙晉惠帝元年也巳後至十六國載

焉楚公作難賈瓊去之見楚難注子曰瓊可謂

立不易方矣常卦象云也瓊温彦博問知子

曰無知彦博本以多知為問問識子曰無識

不言如愚彦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曾其

然乎崇棣詩箋云汝深彥博退告董常常曰

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大雅皇矣

不知順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謂大有一國

之作焉謂國有神明之作焉謂吳季札曰小

雅其周之衰乎左傳襄二而淫乎

季札聘魯觀周樂聽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

不言其周德之衰乎聞周南召南曰勤而不

怨聽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

其周之盛乎鳥何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菁者

我皆言先王之德也故天保已

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後王能修先王之政

仲尼刪詩謂雖不及先王之大小然亦不失其

政故曰小雅言政之小者也季子所聽云思

而不貳怨而不言則不謂變雅者也幽厲之

世國異政家殊俗斯變雅作矣然有先王之

遺民不敢怨貳亦由先王盛德使然文中子

曰周之盛函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季子言

也何衰乎南勤而不怨蓋古文誤也當謂函詩爾按周

南關雎樂而不淫函實無樂文中子辨季札

文之誤耳此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後魏孝賈

璵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有心於治美矣文

中子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易否卦天地

不交否君子

不交否君子

不交否君子

不交否君子

不交否君子

不交否君子

不交否君子

不交否君子

不交否君子

不交否君子

不交否君子

不交否君子

不交否君子

不交否君子

不交否君子

不交否君子

不交否君子

以儉德遊難不可榮以祿言董常習書書續告

於子曰吳蜀遂忘乎續書有魏子慨然歎曰

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

心哉吳主孫權謚大皇帝蜀主劉備謚昭烈

公瑾懿識謂能任賢也盛心謂亮云普天之

下莫匪漢民喻云曹公託名漢相實漢之賊

是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五

少吳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帝嚳都亳堯都冀

舜都蒲三王夏都安邑湯都亳周都雍洛皆

中原之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

國也

春秋以中 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

國為法

是也 聖賢除之耶除吳子曰噫非中國不敢

以訓之周孔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元經

書帝春正月起晉惠帝止東晉及宋未忘中

國故帝之至齊梁則中國有元魏故帝魏矣

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詩四月篇云亂離

云今政亂憂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

病必有之歸必君且居先王之國都受先王之道建明堂

元魏予先王之民矣予文中子自謂言子自晉陽

穆公已來事魏故曰先王之

民謂之何哉不帝何為董常曰敢問皇始之授魏

而帝晉何也魏太祖入長安始有中原是歲

盡太元二十一年也然子曰主中國者將非

中國也晉主中國至孝武帝名存我聞有命

未敢以告人揚之水篇云也聞有善政則猶

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雖寔去尚董常曰

敢問卒帝之何也魏至孝文帝子曰貴其時大

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天時人事盛大而子曰

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矣穆公虬宋順帝

王肅字恭懿齊明帝建武四年亦奔魏並魏

孝文時也虬為晉陽太守肅為平南將軍皆

預國政虬累薦肅肅制子曰非至公不及史

也以先王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

國何也書隋九年春帝正子曰江東中國之

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

焉晉懷帝永嘉二年琅邪王叡自徐而卒不

貴州移鎮建業中國衣冠往依焉而卒不

貴興也無人也元明成三帝二十餘年賴王

政晉祚中微至孝武朝賴謝安為之佐江東
復振安卒後桓玄篡位劉裕興焉是無多賢
人使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為國也宋嘗有

然功君子猶與之也至齊梁陳無復念中
國但自相篡立故曰不與其為國也

亡也君子猶懷之齊梁陳亡君故書曰晉宋

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歸晉且言其國亡

也春秋書梁亡言自亡也江東亦然不任賢

亡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南朝喪叔

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

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

之功有復中國之志宋祖劉裕平桓玄盧循

慕容超伐後秦姚泓平洛陽修謁五亦不欲

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

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齊梁

修禮樂但自謀立故君子至公其已亡則君

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已亡謂

樂猶存先王之化衣冠猶有中國之人叔恬

故君子及史雖其已亡而必與之也

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泫然而興曰銅川府君

之志也通不敢廢銅川子之父也著與衰要論言六代得失此其志也

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

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

期逝不至而多為卹秋杜篇云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

為恤逝往也恤憂也言君子未來我憂恤之

往不可期其來至而徒多日為病也文中子

喻已懷先王之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

道亦猶此詩爾所以書五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末不足稱

國皆亡也

也未謂末節也然書不可廢尚有近古對議存焉

續書有對議問對若高貴鄉公問諸儒經義

淳于俊馬昭等對曰三王以德化民三王以

禮為治是也議若夏侯玄議時事曰銓制誌

衡臺閣上之分孝悌間里下之分是也詔冊則幾乎典誥矣制發於君心也誌臣下

于下也冊君求于賢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

也皆近於二典九誥始也五常一曰仁在乾四德為問性子曰五

善長在孟子四端為惻隱常之本也本謂善也孟子曰人性無不善孔

子曰問道子曰五常一也性善其道一也禮賈瓊

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言夫子以門人不可教而夫子不盡以道

教之也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極

也責賈瓊不知心也言三才五常之道有為之教吾盡之矣如要無為則退藏於密不能盡

焉或力不足者斯止矣智不及則有不盡

謙焉裴晞問穆公之事續書有此篇名事則未詳子曰舅氏

不聞鳳皇乎覽德暉而下何必懷彼也晞文中子

之舅也鳳翔千仞有叔恬曰穆公之事蓋明德則來無德則去

齊魏言續書之事非為穆公而已蓋明南齊篡國君子振鳳翮而去之穆公所以來

也魏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聘應

列國未嘗暫暇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誠有

此勞也然天行健君子焉知後之視今不如

今之視昔也子自謂我勤道亦勞也然後温

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為政子曰仁以行之寬

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若周公敢問其次子

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若孟軻

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齷齷焉自保

不足以發也若伯夷叔齊是也子曰降此則穿

窳之人爾苟無周公之深識孟軻之不動又無伯夷叔齊之謹固則是竊祿如

穿窳者爾朱反何足及政抑可使備負矣若漢之張禹魏

之鍾繇晉之張華之類備子曰宗祖廢而氏

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字亂矣其祖所以親族

不離朋友相字以表其德所以稱謂不亂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

章可謂淫溺矣薛道衡自謂淫文溺於所習文中子離席

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

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異之子振頽綱詩詠古

頽綱謂六朝文弊子將之陝河南陝縣唐置陝州門人從者鏘

鏘焉被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

何求門人乃退黍離詩曰知我者謂我心子

謂賀若弼曰壯于趾而已矣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凶言居下

用剛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孟子曰

心小人勞力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

有常卦答以家人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說子

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困卦辭云有言不信周公之詞也故

曰久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且致

命遂志其唯君子乎困卦辭云正大人吉以剛中也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言命雖致困志必遂通文中子

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麟不遇

窮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先王之

而求更新是於是乎天人備矣春秋王次春

人事極矣薛收曰何

淹因人事之極天人之道一也

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此董仲舒解春

秋云故君子備之子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

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未見可與共憂

樂者也樂謂守成也治成則與民同樂憂謂

成者難與慮始若成王初疑周公是也可與

慮始不可與守成若范蠡終避勾踐是也有

始有卒難二帝三王可與憂矣堯禪舜舜禪

全也哉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語變變權也反經合道

與適道未可與權
子讚易至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

為此哉大業可革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

革初九曰鞏用黃牛之革象曰不可以有為也薛收問一卦六爻之

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關氏易傳曰乾坤屯濟四

卦時之門變之開闔也餘六十卦為六十時而小言之六時而已爻也者倣

天下之動也爻効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

所以不同也一卦一時之動適時則吉失時則凶收曰敢問六

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

乎天時人事不過乎六關氏易傳曰六者天地生成之謂也程元薛收見

子子曰二生之學文奚志也對曰尼父之經

夫子之續不敢殆也殆怠也子曰允矣君子展

也大成車攻詩云也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大平居而安動而變

可以佐王矣居而安可與立也動而變可與權也董常之喪子

赴洛常死在洛道於沔池河南有沔池縣唐置穀州主人不授

館子有飢色坐荆棘間讚易不輟也謂門人

曰久矣吾將輟也輟讚也而竟未獲未獲也不知

世德堂刊

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懾通能之

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具餐焉世俗亦知非常

人餐千安反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

子曰不可絕之接之是執一端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

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

也斯可矣亂世當如此文中子曰賈誼天孝文崩

則漢祚可見矣賈誼年十八上書孝文帝謂才堪卿相然未及大用而誼

天帝崩使漢祚不及子曰我未見謙而有怨三代之永誠以此爾

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三者必然之理董常曰子

之十二策奚真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

有人道焉此其真也策今亡董常曰噫三極之

道真之而行不亦煥乎極者謂動也子曰十二策

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

曰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

暇矣哉足以無為其有不言之教行而與萬物息

矣堯民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我哉是也文中子曰天下

世德堂刊

有道聖人藏焉閑暇故藏天下無道聖人彰焉不辯

得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跡庸非藏

乎反一謂反復一性也復靜則萬慮何有老子曰歸根曰靜是也無跡謂無形也無形

聖人所以藏諸用蓋不言之教也因貳以濟能無彰乎貳謂異端

也異端乖乎大義我則闢之爾如尼父因史法之貳作春秋以濟之孟子因邪說之貳舉

仁義以濟之文中子因亂華之貳如有用我尊元經以濟之蓋有為之典也

者當處於泰山矣泰山魯國周公禮樂之地文中子周之後故慕焉一

說泰山黃帝有合宮在其董常曰將沖而用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

之乎沖虛也老子曰道沖而用之言子不求官達而思慕泰山黃帝周公之道是將

假沖虛為詞乎易不云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簡易

言無為也道沖用則知杜淹問七制之主子之志有不可為矣

曰有大功也上註見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群

疑亡矣易睽卦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誼上書文帝曰漢興二十餘年當更秦之

法定官名禮樂又對鬼神之事君或問楚元臣相和如遇雨吉矣此其道也

王子曰惠人也惠才惠也元王名文好書多才嘗與魯申公白公穆生同

受詩作傳曰元王詩又穆生問河間獻王子不飲酒王設醴待之是惠也

世德堂刊

曰智人也

智謂能周防也獻王名德好收書與朝廷等是時淮南王亦好書多

招浮辯獻王修禮樂服儒術帝策問三千問餘事王對以道術得事之中立是智也

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

仁謂樂善也王名蒼明帝重之位三公上

蒼意不安上疏歸藩帝問處家問東海王強何樂蒼曰為善最樂是仁也

子曰義人也

光武太子名強母郭后有罪廢而強不自安乞歸藩光武不忍

遲迴數年方許之遂封東海大國保終榮寵後明帝立蓋強讓之也故曰義

不亦宜矣

言四王皆善終子曰婦人預事而

漢道危乎

呂后梁后產祿之擅權大臣均權莫之跋扈終危漢也

而魏命亂矣

司馬宣王與曹爽爭儲后不順權相傾終亂魏也

而晉室隳矣

惠帝衷太子適未加此非天也師訓而立果隳晉祚

人謀不臧咎矣夫

天謂曆數也人謂典禮也漢魏晉曆數不及三代者

典禮不修故也此是人謀不臧之咎

中說卷第七

世德堂刊

世德堂刊
...
...

世德堂刊

世德堂刊

